



【春山里】

山间春居

□金后子

沉睡了一冬的垂柳柔软的枝条上绽出一串鹅黄，天朗气清，春风拂面的日子，我搬到西江。

新房位于西江的山坳里，三面是连绵的群山，东面是一泓碧水。那西江的名字肯定与这水有关了。早春二月，大地从冬眠中醒来，伸个懒腰，一山的花草树木五颜六色纷纷登场，阵阵松风为之加油鼓劲。湖是人造的，其实就是一个水库，作为南水北调的一个小节点，源源不断的长江水越过千山万壑流进湖里，清波荡漾，白鹭飞舞，野鸭撒欢，鱼翔浅底。有山，有水，有风，有花香，有鸟鸣。不过这些都是引子，是序曲，主角是藏于山坳的那个十几座楼房组成的院落，新房位于院落的南面，坐落在家举首南望，满目新绿，可以直接与大山促膝。

安坐客厅审视眼前的大山，山顶处的松树格外茂密，而山的西侧则寸木不生，露出一个大背头，一幅仁者的样子，微风吹拂，松树优雅地轻舞，在微凉的阳光下挪着慢三步。搬来的第三天，下了一场雨，淅淅沥沥的雨水过后，山头处云雾升腾，前赴后继，如浪如奔，直向窗口扑来。午睡醒睡眼惺忪的妻子，慌说：“不好，快看，哪里着火了。”我笑着答：“少见多怪啊，这是山上下来的雾气，学名应该叫山岚。”哈哈，这能怨妻子吗？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人，对大自然已是十分陌生，当万千气象突然出现，懵懵懂懂也在情理之中。

雨后，金灿灿的阳光泻下来，湿漉漉的大地上有雾气微微蒸腾，院内院外的花竞相绽放，迎春花开了，玉兰花开了，桃花开了，榆叶梅开了，丁香花开了……鸟儿、蜂儿在花丛中不知疲倦地嬉戏穿梭。伴随层层叠叠花儿盛开，各种绿叶也后来居上地萌动疯长，只几天的工夫，就触目都是葱茏碧绿。树下的草儿也绿了，随着绿色的由浅入深，像是打翻了颜料桶，整个山上山下的绿变得浓稠，仿佛演奏着旺盛生命的华美乐章。卧在草儿身旁的是各种野菜：苦菜、荠菜、青青菜、面条菜、白蒿、桐蒿……它们曾是我童年的伙伴，岁月倥偬中淡忘了它们，没想到几十年后它们又回到眼前，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。

“春风春雨繁花，青山青草烟霞，曲径碧水绿鸭。灯火万家，西江人自芳华。(天净沙·西江春)”这是冷先生发给我的微信，是写西江的，他是我的邻居、文友加步友，天天晚上在一起用脚步丈量院子的角落落落。冷先生说：“面对这难得的美景，一不小心就会‘遛’出诗来。”“你是有功底的。”夸赞冷先生的诗，他总是淡淡一笑，淡得就像夜晚吹来的风，这是年过五十的人特有的气质。冷先生告诉我，三月白蒿四月柴，这个季节白蒿好。洗净，切碎，放点盐，磕上两三个鸡蛋，下锅一炒，满口清香。冷先生还说，白蒿，又名茵陈，是上好的中药，每年开春吃点，有养肝明目之效。按冷先生的吩咐，沿房前小路，用小刀很快就从地上挖出半袋白蒿，然后坐在院里的椅子上，边择菜边接受阳光的沐浴，前胸后背都是汗水。择完菜，回家洗净晾干，到了晚上，下锅一炒，清香扑鼻，全家人都说好吃。

晚上散步成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，空旷的院落里散发着花草的芬芳，特别是走到一簇簇丁香前，芳香如一群奔放少女迎面扑来，浓烈又清新，让你嗅了又嗅，久久不忍离去。月亮出来了，四周是远远近近寥落的星星，它们穿越几十亿光年的眼睛一眨一眨，闪着稚子般纯粹、调皮的光，把观望者的思绪带到辽远的太空。月亮也好，星星也罢，睽违已久，可以说自从来到城里就没太留意它们，偶尔看到，也总认为是老旧之物，不及城市的灯光璀璨多彩。当走进这山中住进这新房，当置身于这安静的夜晚，才猛然发现，它们还是我们幼时的样子。

一天晚上，刚见面，冷先生就对我说：“二十年最大的月亮今晚出现，上楼看看吧？”我们兴奋地登上楼顶，一轮硕大的橘红色月亮已高挂天际，朦胧的山体衬托着，大有我看月光多美好，月光看我应如是之感。

夜深了回到家，立即被如墨的黑暗吞没。万籁俱寂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悄悄地拉开窗帘，哟，外面的夜黑得透彻，万物都在休养生息，仿佛可以听见大地的心跳。远眺，窗外连绵的群山仅仅能看见一个大致轮廓，天上的星星水洗般明亮，有几颗星星淡淡地依偎在月亮的身旁，闪烁着橘黄色的光芒，天地间充满别样的温馨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时间的疼痛

□钟倩

人生的最大荒谬莫过于，活在时间的幽深迷宫中，却不自知。那个深夜，母亲一夜未睡，身体蜷缩着，不住地发出细微的呻吟声。我也跟着一夜未合眼，似乎能听到疼痛的飓风在她体内吞噬的声响，一轮一轮地交替，在某个部位撕扯，毫无规律，我顿觉时间的针脚停滞不前，又徒生莫名的焦虑，是惧怕，是无能，还有被时间抛掷到一个陌生世界面前的茫然无措。

很多年前，就有科学家证明，时间是一个黑洞，而我把这句话改为，“时间是人性的黑洞。”时间蕴藉生存的哲学，同时也洞见人性的光斑；其实，有时候，时间就是生命的伤口，帮助人们记录酸甜苦辣。获得诺奖的波兰作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，她是个很善于以时间写时间的女作家。相比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，我更喜欢她的成名小说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，讲的是人、植物、动物的缤纷时间。她开篇写道，“太古是个地方，它位于宇宙的中心。”太古是波兰的一个村庄，也可以说，它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没有什么两样。她以此为起点，写尽各式各样的时间，流浪女麦穗儿，妇女格诺韦法，地主波皮耶尔斯卡及孙辈、米霞和帕维乌夫妇、溺死鬼普卢什奇、疯子弗洛伦滕卡、老博斯基、脑瘫儿伊齐多尔等等。最深邃的是米霞的小咖啡磨的时间，小咖啡磨是父亲米哈乌从前线战场带回的战利品，“也许磨咖啡的小磨是现实的轴心，一切都围绕这个轴心打转和发展，也许小咖啡磨对于世界比人还重要，甚至有可能。米霞的这个唯一的小咖啡磨是太古的支柱。”最神奇的是椴树的时间，“一棵树死了，另一棵树就会接收它的梦，将这种没有意义，没有印象的梦继续做下去。所以，树木永远不会死亡。”最缜密的是菌丝体的时间，“菌丝体长满森林，甚至可以说，也长满了太古。”最有趣的是果园的时间，“果园有自己的两个时间，这两个时间交替出现，年复一年，这是苹果树的时间和梨树的时间。”

最令我深有共鸣的是米霞的弟弟伊齐多尔的时间。他先患有脑水肿致残，却爱上了麦穗儿的女儿鲁塔，鲁塔很有灵性，她爱蘑菇胜于爱其它动物和植物，她知道在什么地方会有菌丝体冒出地面，她甚至听到过菌丝体心脏的跳动声音。她和伊齐多尔喜欢坐在树上玩儿。后来，遭遇俄军士兵侮辱，她嫁给了最恨、最粗鄙的乌克兰雅。伊齐多尔并没有死心，当他收到鲁塔从巴西寄来的信后，决定要去找她。他要赚很多的钱买飞机票，无意中他找到赚钱的途径，给旅游公

司和汽车公司写信索要产品说明书，寄丢一封，他因此获赔偿。写十封信丢一封，写二十封信丢两封……丢信越多，获赔越多，以至于后来他被误以为是间谍。看似荒谬的举动，却是追求爱情的种种努力，着实令人感动。米霞临终前嘱咐丈夫，不要将伊齐多尔送到修道院。最终，丈夫背叛了她，还是将伊齐多尔送到了修道院。

有多少种存在，就有多少种时间；有多少种时间，就会构筑多少个自我。太古这个村庄就像一个万花筒，让我看到了时间的宽广外延和包容品质。伊齐多尔从未走出过太古的边界，时间的潜流在他身上注定是凝固的、静止的；鲁塔则不同，她离开太古去了巴西，不再回来，有谁能说她就不会迷茫了呢？正如作者虚构的“宇宙的八个游戏”，借地主波皮耶尔斯卡的梦境将游戏呈现出来。最初没有任何上帝，既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只有光明与黑暗；紧接着，上帝清醒了，他觉得生活带来的痛苦越多，越是渴望活着；后来，上帝产生了单相思；再后来，上帝混淆黑白善恶；最后，在第八世界，上帝老去。宇宙的游戏，何尝不是人世间的模拟？要知道，越是强劲的虚构，越是真实的重现，如同卡夫卡的观点，“虚构是浓缩，转化为本质。”可见，连上帝都会迷失，作为现代人该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领悟到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的深邃思想——时间的哲学，就是死亡的哲学，我们的每一天，都是在悄无声息地向着死亡靠近。伊齐多尔的死亡，是有规律的衰竭、雪崩式的降落，就像计算机里删除不需要的文件；而老博斯基之死，又让人醍醐灌顶，“世界越是进步，对生的赞美越是过分，对生的眷恋越是强烈，在死者的时间里便越会出现更大的拥挤，墓地也就变得愈加热闹。”那些疼痛、破碎、粗暴、瓦解，都是生命的伤口，用来磨练我们的心性；那些爱情、喜悦、相聚、因缘，都是人生的花边，用来装点无常的生活。而时间，不过是一切的见证者，它既不能统辖什么，也无法改变什么，只是冷眼旁观着，俯瞰着人性的明暗配比，善恶交织，冥冥中给予这个世界以巨大的包容和担待，让万物生灵都能有立锥之地，使每个生命都能共沐阳光。

生息歌哭的“太古”，神秘缥缈的村庄，让我看到了生的秘密，触摸到人性的温度。就像母亲深夜疼痛的时候，我的焦虑只是自我的恍惚，只会加重夜色的浓度；殊不知，当疼痛汹涌裹挟她的身体时，时间也会喘息和疼痛，丝缕之间的轻微颤动，亦是一种悲悯所在。

【人世间】

一捧桑葚

□邱丽娟

在水果摊发现了紫桑葚，心里霎时暖暖的，一段往事涌上心头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水果是孩子们的奢侈品。在乡下一个村子难得有几棵果树，那几棵树便是全村孩子关注的对象。我小学就读的城西村有棵“桑葚”树，五月底桑葚果熟了，红的紫的煞是诱人。我上学路过树下没人时，总是驻足望着一树鲜果流口水。

有一次，我正望着果，心想：能掉落几颗多好！这时，主人的门开了，出来一位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姑娘。我很难为情，想赶快逃离。这时，姑娘发话了：“小妹妹，等会儿再走，我有点事需要你帮助。”

我怔住了。她转身回家，一会儿捧出了一捧用玉米壳包着紫红的个头桑葚，硬塞给我。我低着头，双手放在背后，一只脚在地上不好意思地来回搓着，心里盘算着：接还是不接？

只听她说：“小同学们都说今年的果酸，你帮我尝尝酸不酸？”听了这话，我才敢抬起头来。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姐姐啊！下巴上的一小颗痣，我永远没有忘记。

她把一捧桑葚放到我手里，冲我一笑，转身回家了。

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慢慢地往学校方向走去。几分钟的路，我似乎走了很久，慢慢品着甜果，脑子里都是姐姐的样子，被感动得一塌糊涂。

此后的几十年间，这一幕时常映现我的脑海，并一直影响着我的为人。这不是几颗桑葚，这是善心，是爱心，是顾及对方自尊心的一种给予！

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懂得与亲人、朋友以及身边的人分享美好的东西。对需要帮助的人，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予以帮助，借口往往是“这东西我用不上，你看能不能派上用场，别浪费了”等。尤其是对小孩子们，望着他们天真无邪的明眸，感受着那一颗颗纯真质朴的心，我就想把人间最美好的东西——爱，给予他们。

传递爱的东西很多，一个水果、一颗糖，甚至一句理解体谅的话。我们想象不到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对孩子的人生会产生多么积极的影响，不能预见它的正能量有多大。

就像我的那位美丽的姐姐，她也许不记得那桩小事了，她肯定不会知道她的善行影响着我与我的后代以及更多的人。也许我们爱的能力有限，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那么爱就会充满人间……

一捧桑葚，那是一颗善良温暖的心！几句温暖的话语，那是甘甜雨露滋润心田。那是爱的种子，正在人间发芽、开花、结果……